

# 荷叶塘，我的“母亲塘”

■全小明

离开家乡茅洞桥几十年了，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总是那么亲切，而老家荷叶塘的故事，常常让我记忆犹新。

荷叶塘，顾名思义，以满塘盛开的荷叶出名。她的水面约七八亩，水深不足两米，每年的夏季来临，荷叶塘便披上了漂亮的盛装，满塘的荷叶仿佛在一夜之间生长出来。那莲蓬的荷叶清翠欲滴、高低错落，绽放的荷花争奇斗艳，五彩缤纷。一阵微风吹来，满塘的荷叶有如仙女舞动的彩缎，令人心旷神怡。好一幅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美景。

我生长在荷叶塘边上，荷叶塘伴随着我度过了愉快的童年和少年。儿时，我和我们本村几个小伙伴经常结伴光着屁股到荷叶塘去摘荷花、采莲子，用荷叶盖在头顶上捉迷藏、打水仗，有时还能摸到几条小鱼回去。荷叶塘的鱼是出了名的多，有鲶鱼、鲫鱼、鲤鱼，还有许多叫不上名的小鱼。一场大雨过后，荷叶塘的鱼便会沿着我们家门前的小溪逆流而上，这时是我最佳的捕鱼机会。我会在小溪的入口处用鱼篓把它拦住，等到雨停

了水退了，鱼儿便会乖乖地钻进我的鱼篓里，每次总会有不少的收获，少则几斤，多则十几斤。因此我们家总会一日三餐有鱼虾吃，吃不完的，父母就会把它烘成腊鱼，然后提到集市上去换些油盐酱醋、针头线脑及日常用品以贴家用。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如果说荷叶塘养育了我们一家人，这话一点都不夸张，她让我们的日子总是过得比别人家滋润一些。

盛夏的中午，火辣辣的太阳无情地烘烤着大地，荷叶塘周围山上的植物也被炙烤得干枯了，好像放一把火就能把整个山头点燃。而此时山脚下的荷叶塘却是生机勃勃，一派繁荣的景象：荷叶在舒展着身姿，荷花在偷偷地绽放，蜻蜓扑着翅膀在水面上点水，青蛙悠然地匍匐在荷叶上等待着美味到来，不时发出几声鸣叫。鱼儿也调皮地跃出水面，塘面泛起阵阵涟漪。塘边几棵垂柳树上，黄鹂鸟在唱着不知名的歌，捕鱼高手翠鸟会不失时机地箭一般地冲向水面，饱餐之后才心满意足地离开。这时你会发现，塘边那棵大如凉伞的槐树底下，有人撑起了钓

竿，这其中当然少不了我这个钓鱼爱好者。黄古鱼和乌鱼最是凶猛，咬钩从不犹豫，提竿一般不会落空。鲫鱼和鲤鱼却很狡猾，咬钩比较斯文，没有耐心是钓不上的。中午放学后，我只要在槐树底下蹲上个把小时，中餐绝对有美味上桌。

双抢农忙的日子，正是天干火旱的季节，农村的山塘几乎都干涸了。荷叶塘因为是我们生产队和隔壁队的公塘，那一塘水自然成了两个队争抢的宝贝。几条水车，几台抽水机不停地把荷叶塘的水往自家塘里送，村民们光着膀子，唱着山歌，轮番上阵，好一派热气腾腾的抢水场面。连续几天，荷叶塘终于快要见底了。

干荷叶塘的那一天比逢年过节还热闹，附近几个生产队的人争相来到了荷叶塘，没谁会放过这次干塘捉鱼的机会。只见男女老少齐上阵，就连七八十岁的老人都会拄着拐棍来看热闹。我与父亲当然不会放过这一年一度的好机会，在水识鱼者，再加上有先进的捕鱼工具，自然收获最大。父亲总会很慷慨地分几条鱼给那些没抓

到鱼的乡里乡亲。几个小时后，人们提着大桶小桶的战利品渐渐散去，只剩下满塘的残花败叶。一放鸭的村民，还不失时机地赶来一群鸭子，把荷叶塘最后的漏网之鱼都收拾得干干净净。

荷叶塘还有过许多美丽的传说，听老人们讲，从前有一位朝中高官路过荷叶塘，不敢坐轿，下轿步行。问其故，他说此地风水异常，乃莲花宝地，后来当地就有了天子坟、荷花仙姑、龙公桥等美丽的传说。

世易时移，沧海桑田。几十年过去了，荷叶塘虽在，却完全不见当年的模样，塘边那棵老槐树和几棵杨柳早已不见了踪影。每年的清明节，我总要去看望荷叶塘，想寻找她昔日的影子，找回我童年的回忆。美丽的荷叶塘，我的“母亲塘”，你曾经无私地用一方水土养育了一方人家。当年，从你的怀抱中走出的农村孩子，如今也和你一样不再年轻，饱经沧桑。但不论我在天之边、海之角，不论我是否艰辛、是否疲惫，这一份乡愁将永远伴我一路风尘，还有那对荷叶塘的思念是我不变的情愫。

## 一瓢米的记忆

■邱曙光

九峰山脚我的家，我总是忘不了我的家乡九峰山。家乡的特点就是山多田少，我所在的九峰村第四组，人均不到二分地，食不果腹，忍饥挨饿是我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一日三餐，饭里总要拌上红薯、土豆等杂粮。

细伢子盼过年，大人盼插田。记忆中过年那段时间还是能吃饱白米饭，所以，一年憧憬的就是过年，快乐的童年就是腊月小年前后，屁颠屁颠跟在父亲后面去碾“过年米”。“过年米”其实是父母平时积攒点谷，等到过年才去碾。亲朋戚友来拜年，一家人团圆不至于没米下锅。“碾过年米”几乎是九峰山乡亲不成文的习俗。

父亲带我去碾过年米，既是作伴也是帮他当看护。从家里出发挑谷到石洞口街上去碾米，有三四里路程。途中父亲歇息或去供销社买点过年物资，我就负责看管。

上世纪70年代初，又是一年“碾过年米”，父亲带我去“碾过年米”。他从碾米厂挑米出来，走过一段青石板路，放下担子，停在供销社旁边的几户人家门口，就招呼我看护。他去供销社买东西，我满心欢喜，因为只有过年时，父亲会买点糖果。从供销社买东西出来，父亲一般都会给我几颗糖。

我把扁担放在地上，坐在扁担上等父亲，眼睛看着两箩碾过的米。父亲进了供销社，看不到背影了。这时，一个40多岁的中年妇女穿着打了补丁的棉衣，从街边的房子出来，看到我一个人守着米，瞧我微微一笑后又进屋了。没过多久，她拿着一只瓢出来了，朝我的米箩舀了满满一瓢米，又把米箩摇摇，端着那瓢米转身就走了。我很想去夺回来，但瞅见她棉衣后背上花花绿绿的补丁，又看箩里舀出的米洞也平了，就听任她把那瓢米用双手端进了屋里。我寻思着父亲来了是不是要告诉他。大约过了二十来分钟，父亲买了些杂物回来了，把东西分匀放到两箩米上，挑起来就准备走了。我把想要告诉父亲的话又咽进了肚子。还没走几步，只见那个舀我一瓢米的妇女端着那瓢米出来了，赶紧走到我父亲面前说：刚才我想逗逗你，舀了一瓢米，你恩好大方，没有阻止我，我还是把米还给你。父亲放下担子，对那妇女的行为只是淡淡一笑，接过那瓢米一边倒进米箩另一边对妇女说：你家要是没有米，就把这瓢米拿去算了吧。那妇女一个劲儿说是小孩玩的，父亲口上说送给她算了，其实他还是有点舍不得。我们一家7个人，春节还要招待客人，就是这担米可要吃上一个多月。那瓢米要是平时吃，拌上杂粮煮，可是几天的口粮。

父亲又挑起米往回走了，我怯怯地跟在后面，与父亲保持几步远的距离，担心父亲挑到没有人的地方会放下担子，拿起扁担来揍我。毕竟，我犯下了没有制止别人舀我家米的行为，又没有及时告诉父亲。

但一直到了家里，父亲也没有放下担子，一路也没有说什么话。父亲越是这样，我就越担心到家里会受到打骂。我不敢进屋，看到邻居的孩子们在玩耍，就呆呆地看着他们。到了吃中饭，母亲才喊我回去吃饭。我才慢慢挪动步子进屋，眼睛警惕地往屋子里看，如果大人要打我，我就随时准备拔腿逃跑。好在没有什么动静，姐姐、两个哥哥已经坐在桌子边吃起来了，父亲喊我还不快点坐桌边来吃。

我拿着碗添了碗红薯饭，坐到了桌子边。这时父亲说：算了，那瓢米别人送回来了，不会打骂你了。我这才放心来。一家人吃完饭，父亲把上午别人舀一瓢米的事说了出来。我想雷公不打呷饭人。呷完饭了，父亲又把舀米的事和家里人都说了，可能全家人就开始要惩罚我了。

母亲向来脾气大（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明白了一大家子张口要吃要喝，在那困难的岁月，母亲哪会有好脾气），她听了父亲说了后却没有发火。哥哥和姐姐只是摇头。

父亲叫停了哥姐的数落，要我说说为什么不制止又不告诉他别人舀了一瓢米。我豁出去了，大声说：我以为别人没有米过年。我如告诉父亲，又担心父亲去给别人要回来引起争吵，我做错了，过年我还是呷红薯饭吧，你们不要再说我了。

说了后，我以为暴风雨就要到了。可情况恰恰相反，全家人都吃惊地看着我，父亲这时对我微微笑着说：没想到儿子年小还是明白些道理，人很善良，大家不要责怪他。心有多善，福有多大，遇事还能退一步，避免更大的伤害，过年还是允许你吃白米饭吧。

40多年前的事，我一直不能忘怀。先父作古都20多年了，在69岁那年结束了他劳累而又善良朴实的一生。母亲大人一直活到了85岁，于几年前安详离世。

“碾过年米”是我童年快乐的记忆，是九峰山乡亲在那艰难岁月的一道风景。一瓢米的经历，让我更深深地体会到父母的慈爱。是父母善良的品德感染着我，激励我尚善为人，热爱生活，勤勉工作。



坦率

天真

篆刻三幅 ■李芊/作

## 尝新节

■谷彦平

在中国的众多传统节日里，有一个节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已逐步退出了习俗的舞台，这个节日叫做“尝新节”。

古人对尝新是非常看重的，因为新谷的出产意味着难熬饥馑的上半年已结束。古代于孟秋（农历七月）以新收获的五谷祭祀祖先，然后尝食新谷。《礼记·月令》《孟之月》是月也，“农乃登谷，天子尝新，生荐寝庙。”宋陆游《春晚雨中作》诗：“冉冉流年不贷人，东园青杏又尝新。”描述的则是新尝青杏的情景。

我的家乡位于耒阳市，是传说中神农创来的地方，中国农耕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乡亲们自然更看重与农耕息息相关的尝新节。

“大人盼尝新，小孩盼过年。”这是家乡的谚语。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农历六月，当太阳越来越毒辣的时候，我们迫不及待地等来了尝新节。具体哪一天过节，没有定准。一般选个逢辛的日子，最好是辛卯日，生产队统一尝新。尝新前几天，队长审视一眼正在田野茁壮成长的水稻，确定哪一丘田，在哪个好日子开镰。开镰的那一天，队上所有的乡亲们，从七八十岁的老人到七八岁的小孩，全部站在田埂上。队长迎着清晨的阳光，大喊一声：“开镰”，几位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就走进稻田，“沙沙沙”地把稻子刈倒，整整齐齐地码着。当打稻机转动的声音在空旷的田野里清脆地响起的时候，我们这群小孩子便忍不住欢呼雀跃起来，有新米饭吃啰！

大人们也欢呼雀跃着，新收的稻谷当天就挑到禾坪上晒干，第二天碾成新米。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每家每户都分到了新鲜的大米，家家都散发着大米的清香。

尝新节这天，生产队会杀猪，每家每户可分两三斤肉。队长还会组织精壮劳力到水库里去捞鱼，每家每户可分到一到两条鱼。有的人家还会杀鸡宰鸭。这天，父亲会从菜园里摘来新鲜的蔬菜，有辣椒、茄子、丝瓜、长豆角等。母亲则在家里蒸新米饭，米饭的香气弥漫了整个屋子，那久违的醉人饭香，还有肉鱼、蔬菜的香味，在整个村子上空飘荡，让我们觉得尝新比过年还要令人神往。因

为过了尝新节，盛在我们碗里的就不再是红薯，而是香喷喷的大米饭了！

饭菜整好了，先装一碗饭，夹一块肥肉倒在桌子下，从门外把狗请进来，让它大快朵颐。据父辈讲，如果狗先吃肉，则当年会猪肉比米贵；如果狗先吃饭，则当年米比猪肉贵。当然狗总是先吃肉，所以年内米比肉贵。此后，再用米筛端着饭菜到正厅屋，在神台前的桌子上摆好，敬香点烛、烧纸钱、放鞭炮，恭请列祖列宗入席。列祖列宗享用完后，把饭菜端回来，家人才按长幼尊卑分方位坐定，品尝新米饭的味道。

为什么尝新节这天，狗这样受到人们的尊敬呢？

传说，玉皇大帝驾前曾经有一条叫做獐狮的狗，在天上活得自在。有一天透过天眼，它发现地上的人饿的可怜，于是特意跳进天河，把全身的毛浸湿，再在天庭的晒谷坪上打个滚，准备把种子带到人间。没想到过天河的时候，河水把它身上的谷子冲走了，好在当时它的尾巴是翘着的，才把尾巴上的谷子带到了人间。以至于后来人间禾苗结出的谷穗都是狗尾状的。獐狮因为犯了偷盗的天条，全身的毛都掉光了，身上的皮肤变得薄如蝉翼，连肚子里的内脏都看得一清二楚。玉帝一怒之下不准它再回天庭。走投无路的獐狮被采药的神农氏收留。为报答神农氏的收留之恩，獐狮在神农检验任何一味药物时，都自告奋勇的尝试。神农透过它的皮肤，把药物反应看得一清二楚。一次獐狮不幸尝到了一味毒药，一命呜呼（后来，神农只好亲自亲自尝百草，后因误食毒药而断肠草而丧命）。獐狮死后，人们没有忘记它，每年新谷子一出来，便马上让它的子孙第一个享受尝新的待遇。

尝新节这天，生产队会杀猪，每家每户可分两三斤肉。队长还会组织精壮劳力到水库里去捞鱼，每家每户可分到一到两条鱼。有的人家还会杀鸡宰鸭。这天，父亲会从菜园里摘来新鲜的蔬菜，有辣椒、茄子、丝瓜、长豆角等。母亲则在家里蒸新米饭，米饭的香气弥漫了整个屋子，那久违的醉人饭香，还有肉鱼、蔬菜的香味，在整个村子上空飘荡，让我们觉得尝新比过年还要令人神往。因

分田到户十来年，尝新节还很受重视。但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乡亲们陆续进了城，在城里购置了房产，过上了不愁吃不愁穿的生活。现在已经很难弄清哪一天会吃到新米，哪一天尝过新。尝新已成为历史，我虽对尝新节的消失有些遗憾，但更多的是欣喜与满足。现在交通发达，物流方便，物质丰富，市场上新鲜果蔬不断，我们的生活，可以说天天都是尝新节！

## 百年党史感怀

■阳小凯

滚滚长江 巍巍长城  
沧桑中华五千年  
苦难而辉煌  
尧舜秦汉魏晋唐宋  
儒道孔孟忠仁德赛  
瑰丽光耀史册  
伟美震撼寰球

天地日月 累积巨能  
1921年7月  
中国共产党  
引领伟大民族  
铿锵迈入  
救亡图存富强复兴之路  
理想信念 血铸丰碑  
初心使命 耕耘神州  
红旗猎猎风正舞  
长号萧萧气更雄

江山人民 大地情怀  
百战归来仍少年  
百年党龄正青春  
改革开放新时代  
气吞山河巨浪涌

2021年7月  
史笔如铁 山川见证  
社稷驻平宁 山河永锦绣  
正气盈乾坤 人间尽屠苏

## 满江红·落花

■罗雄

碧溪潭前，何心事，黯然难诉。水田间，一白鹭，半垄烟雨。岁月慵常空自怨，年华虚度向谁吐？醉翁亭，坐下看落花，酒正煮。

图一醉，留花住。舞一曲，挽花去。问桃花庵主，能解花语？红尘滚滚情未了，心事忧恨恨如许。且举杯，醉哭问残花，归何处？

## 我的世界

■唐青

在我的世界里  
黑白分明  
那些带着面具的人  
被隔离在我的世界之外  
我躲在安静的角落里  
看花看雪看月亮  
自由快哉  
偶尔，把不能示人的情感倒进酒杯与杯中的明月分享  
我乐意为新一轮的日出和月亮欢呼  
这无边无际的不眠之夜啊  
我把思想放逐在夜的河流任其流淌……

## 赞移动代维人员

■谢伯虎

滔滔热浪烤禾田，默默维员勇向前。  
酷暑高温无畏惧，危难险处敢争先。  
星稀月朗将纤接，手巧心灵把缆连。  
誓保公司通信畅，甘为客服谱新篇。

## 雷雨观瀑

■石泽丰

一个热恋的场面  
没有谁看見  
闪电让人如此心惊  
一个少女正在撕裂爱情的梦  
顺山流走  
粉身碎骨是一种解脱？  
千丈柔肠啊！你又何须  
在崖下寸寸击断  
青灯黄卷一介清贫的书生  
如何在高山的馈赠里  
破译人生的崖层  
而此刻的张望每一个角度  
都注有别样的悲壮

## 傍晚和儿子在河边散步

■木铭

羞涩如此坦荡，白色墙壁空自鳞次栉比  
没有框和门的柜背板，兜不住夕阳

它阻挡的阴暗，由河流在西岸悄悄吞咽

近处沙洲草木葱茏，无用的杨树撑起晚风  
鸟群时时掠过头顶，扑向山峰一般的宁静

那是巨大的漩涡，搅拌机揉搓五彩玻璃

在终点戛然而止，我们都看见那标签淡红的印迹  
像暗瓷上留下的胶痕，总是被侧光捕捉  
儿子小时候，经常这样仰头看着我